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一部红色经典粤剧电影如何赢得市场?

■文/赵军

人所共知戏曲电影进入市场很难,尤其是现代题材的戏曲电影鲜有成功进入电影市场的案例。但是最近一部红色粤剧电影成功地打开了地方市场,居然创下了当地戏曲电影的票房纪录,这部电影便是经典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

《刑场上的婚礼》是多年前的一部优秀的广东粤剧,它讲述上个世纪大革命时期一对中国共产党优秀共产党员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起义后英勇赴义的感人故事。周文雍、陈铁军为了革命工作需要,一度假扮夫妻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在相互帮助、支持中产生了爱情,最后起义失败,他们双双走上刑场,并且在刑场上正式宣布结为夫妻,把反动派的刑场变成了自己神圣婚礼的殿堂。

这个故事的成功创作已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在讴歌中国人民伟大解放事业的文艺创作中它早已深入人心,而在琳琅满目的地方剧种创作中,它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观赏性都是最为优秀的。也因此广州市委宣传部和佛山市委宣传部决定联手将其搬上了银幕,并且聘请了著名的戏曲电影导演马崇杰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导演。

广州市委宣传部一直以来以弘扬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构建精神文明的重要工作,他们做了一个拍摄十部优秀粤剧电影的计划。为此,立项、拨款、组班子、精心策划,无不密锣紧鼓地进行。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第一部《刑场上的婚礼》率先完成,宣传部和具体执行部门广州市电视台立即决定将其推向市场。

在完全没有成功的市场案例的情况下,如何把良好的愿望变为现实的确是摆在《刑场上的婚礼》面前的重大挑战。三个月前,广州市电视台相关部门把如何将他们摄制的这个第一部地方粤剧电影市场上映摆上了策划日程。尽管一无成功案例,二无发行经验,三无预算把握,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认知:推广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会是最有把握的第一部,如果放弃,就等于后面的粤剧电影都不能推上市场。

整个市场运作最终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上:《刑场上的婚礼》与其他传统的粤剧电影相比,有着它先天独特的优势,它既是传统唱腔的粤剧,更是一部红色题材电影;它不单单是红色题材电影,更是与当前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主题活动紧密相扣的电影;更不仅紧扣党的中心工作,而且体裁种类、普及程度,贴近广州人、佛山人欣赏口味都尤胜一筹。

《刑场上的婚礼》到日前已经上映了一个月,票房超过了二百万元,创下了广东粤剧电影最高纪录,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口碑。回想起来,它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首先是悲观、不放弃,其次是抓住了片的核心价值,充分发挥出了影片卖点与上映时机的有机统一。它的首映式是经过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市电视台精心策划准备的,当晚市委五套班子全体出席了选定的省委礼堂举行的首映活动,宣布了影片作为广州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红色主题教育活动的观影学习内容。

地方市场是国产影片非常重要的战场。当全国市场都在上映同样的节目,而第三方售票系统牢牢控制着数据流量的时候,地方市场主动策划节目迎难而上,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市场的垄断,激活一个局部市场的波澜乃至高潮。《刑场上的婚礼》并非全局市场的主流影片,然而类似的非全局市场的非主流影片每一年不知凡几,它们便是地方发行的抓手,是局部市场的作为所在。

做好地方市场的局部成绩,

在全局市场的带动下,一个地方的市场体量和市场质量都会大幅提升。很多影片本身就是为局部市场创作的,而当前中国许多局部市场都已经不是往日所见,本身就拥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个市场潜力需要地方发行公司和团队用心经营。相应全局市场的性价比,它不会逊色,而且有可能在低成本和高策划的努力下创造出发行需要的业绩和收益。

地方发行团队的再成长对于今天的中国电影产业有着重大意义。每一年拍摄的影片以八九百计,然而在全局市场和全国院线取得成功的不过几十。这是有数据可查的。产业的资源每年巨大地浪费。影片的质量总是见仁见智的,而已成形的电影作品怎样商业化就是怎样把资源变回家的问题。《刑场上的婚礼》是否优秀这里不讨论,重要的是现在广州观众看过它的都接受,所谓质量问题已不用争论。

当着一部影片不能按照全局市场进行发行操作的时候,唯一的办法便是琢磨能否展开局部市场的探索。《刑场上的婚礼》的性质与角度上展开,而且还需要研究它的社交话题和电影以外的空间关联性。《刑场上的婚礼》比较显而易见属于局部市场影片,而且其外部空间是党中央在部署推动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第二阶段活动范围。这个范围的展开空间很大,所有市属的、区属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学校都在范围之内。

影片的宣发策划中首先就将“粤剧”两字主动而清醒地放在第二,这是一个重要的发行策略。第一这是一部配合主题教育活动的生动而贴切的影片。广州宣传活动重点落在这个实实在在的“第一”上,第二才是粤剧电影。而第二、第三,都是可以让人们在关注第一之余自然地凭既有的认知得到的。《刑场上的婚礼》无需多说是粤剧,“粤剧”在这部影片发行中不会加分,反而阻碍不以戏曲影片作为电影体验的主流观众进入,况且不说观众也知道它是粤剧。

该片的营销策划就是这样区分有别地安排自己的卖点的。目前《刑场上的婚礼》的发行上映正拟进入第二阶段。地方市场发行的一个优越处在于不必像全局市场那样孤注一掷兜兜,它允许第二次、第三次推动、运营,直到影片的市场价值完全释放殆尽。相信第二阶段的工作仍旧是挖掘更多的观影潜力,因为在第一阶段部分党员干部完成看片活动要求后会形成口碑,有助于下来组织更多的消费者进入市场,尤其是不拒绝粤剧的中老年观众。

为着第二阶段更成功地创造业绩,广州市场上的发行者们正在确定三种打法。其一是派出人员深入每一条街道,组建“群主”梯队,用群主带动观众,用观众扩散口碑,用口碑进一步撬动市场;其二是查找第一阶段没有参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观影活动的基层党团组织,彻底落实市委宣传部的活动要求,使基层党员干部都能看到这部优秀影片;使市委要求的转化率达到最高;其三,采用某些影城可以买断影片放映权的办法,提前回收影片制作资金,调动影城的上映积极性,排出更多更好的场次,组织更多更好的放映。

广州市场这次红色电影上映成功固然给了我们很好的经验,但是我们相信局部市场的成功经验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后续我们还要面对更多值得局部市场经营的电影,而且先是地方戏曲摄制的影片就会接踵而至。应该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有作为者不会虚度,有志者事竟成。电影发行工作者人生的意义就在贡献于时代与电影当中。

一年之内在中国大银幕上看到了两部伊斯特伍德的电影,一部是《骡子》,一部是《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我喜欢后一部胜于前一部。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到2020年就90岁了,《骡子》让我感觉导演已显疲态,《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里,导演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力量。后来我想,说《骡子》显疲态大概是因为伊斯特伍德在其中出演又要同时担当导演的缘故?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是一部特别好的电影,我觉得很精彩。电影用了大半篇幅来堆积和强化一些冲突和矛盾,线索和悬念逐渐增多,因此在影片到达三分之二篇幅的时候,剧情的发展已经让人担心,导演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从容地处理前面所展现的戏剧矛盾?

然而,这部影片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它用最简洁的方式解决了这个矛盾,完成了整个的戏剧性过程。这一点让人十分钦佩。这是我所感受到的这部戏的一个重要特点。

但是这样的戏剧性展现特点,显然并非普遍适用的,也并非好莱坞的经典戏剧性方式。而在一个地区和国家成立的戏剧冲突和戏剧解决,在另外一个国家未必可以复制,所以我从中看到,电影叙事的学习不仅仅涉及本体知识,还有对语境的了解和把握。文化背景和本地区日常生活行为惯性的作用在电影传意和释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如果对这一点不能把握,对电影的理解就会出现障碍。不然最近火爆的《误杀》就不会将故事发生的地点放在一个看似是泰国又有“乌有乡”意味的地方。《误杀》是改编自印度的电影,里面有印度电影一贯妖娆的想象力。但是这样的故事和戏剧性无法在中国大陆完成,即使不是尺度和表达空间的问题,也有整个社会历史和社会机制带给每个人的对生活逻辑的理解问题。

童年是诸多文学和电影作品中时常探讨的经典母题。《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小孩子”,认为人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欧洲古谚语也称“儿童是人类之父”,而尼尔·西纳德(Neil Synard)的《电影中的孩子》的核心观点则是“童年是伟大的宇宙主题”。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查尔斯·劳顿到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马基德·马基迪、贾法·帕纳西、阿方索·卡隆和史蒂芬·戴德利,电影史上的重要导演均曾将儿童问题作为影片的探讨焦点。

年轻的藏族导演拉华加的新作《旺扎的雨靴》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儿童片的成功代表作品,影片创造性地对才朗东主的同名短篇小说进行了改编,不仅增强了戏剧性效果和丰富的叙事层次,导演手法也纯熟自然、大巧不工。有学者曾提出“儿童思维与电影手段的相互契合是具体评价儿童影片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之一”,按照这一标准,《旺扎的雨靴》可以说实现了两者的完美契合,用可爱真挚、返朴归真的电影手法真正走进了儿童的内心世界。艺术上的成功使得影片得到了业界的权威认

《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

■文/王小鲁

为了说明白这一点,就得复述《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故事情节。朱维尔是一位十分负责甚至有点迂腐的保安,他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发现了炸弹,挽救了不少人。他开始时是被当做英雄报道,但很快被当做嫌疑犯来调查。这调查可以有两种理解,首先更多是官方例行公事,所有在场的人都有可能被当做嫌疑调查,另外则是当这个调查的消息被肖恩探员泄露给了报纸后,英雄“秒变”嫌疑犯的故事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这时候警方为了面子,主观上希望朱维尔真的是那个罪犯,而肖恩探员是炸弹发现地点的负责人,炸弹不是由他而由一个保安发现,这似乎让他有点尴尬。

电影增加戏剧紧张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文本营造上来说(因为我们并不了解那个案件原型人物具体情况),它在朱维尔这个人物身上安置了很多疑点。他的履历中包括以前当保安被开除——因为他过于热情地维护公共利益,强行进入宿舍阻止学生喝酒,在学校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自作主张查酒驾,另外他曾假扮警察被处罚,他家中有很多枪支(虽然是合法的),而且他在阅读辛普森案的书藉……这些都让他符合某些有着英雄癖的人的特点——为了出名而自导自演一出事件。

上述一切导致了朱维尔的有罪推定。但他其实是一个笨拙、善良而有原则,和母亲住在一起的胖子。他严格按照培训细节展开工作,让他显得固执,但也是这一点让他有机会发现那个炸弹。当他被当做英雄没几天,还在享受着母亲的极度骄傲和认同的好日子里,他的命运彻底反转。他百口莫辩,幸亏前同事沃森作为他的律师帮他。

沃森看到朱维尔过于心无城府,说话坦诚随意可能为他带来灾难,因此让朱维尔沉默,让律师代言。警方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捕风捉影,对朱维尔提出很多要求,但后者依然密切配

合。沃森很惊讶朱维尔为何不愤怒不反抗。

媒体人员日夜围堵他的住家,警察则日益放肆,为了寻找犯罪的蛛丝马迹,将他家里的东西甚至母亲的保鲜盒和内衣都打包到了警局。朱维尔可怜的母亲快崩溃了,他们一家像鼯鼠被堵在了黑暗的洞穴里。

事情的转折是这样发生的:在一次重要询问时,沃森照例让朱维尔少说话,但后者仍然坦白直言,肖恩问,如果不是你放的炸弹,为什么爆炸时你恰好躲到爆炸地点的背面去了?这次朱维尔不再正面回答,他问肖恩,你们从我家搜罗的东西里面找到任何可以控诉我的线索吗?当对方以沉默否定时,朱维尔则径直站起来离开了FBI的办公室。

这作为观众的自我目瞪口呆,事情就这样解决掉了,干净利落,之前累积的灾难般的疑难与困惑,以最快的速度被斩断。这种戏剧冲突的解决与经典好莱坞也有所不同,它似乎预示着只要小人物获得了自我的主体性,那么它所面对的体制性势力就如泡沫一样被化解掉。它所给予的启示非常明显和直接,内涵却如同禅语。但这也符合伊斯特伍德一贯的电影做派。

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鼓动个人主体的成长与对抗的意志。它将媒体和官方机构作为一个异化力量来处理。媒体反思在美国电影中一直有着非常精彩的呈现,伊斯特伍德这次继续呈现,也许这实在是他的心中块垒。另外对于官方机构这种体制化力量的失望,也许可以看作伊斯特伍德的电影母题之一。在他导演并且主演的《不可饶恕》这部著名的电影里,美国西部某小镇秩序败坏,妓女被变态牛仔殴打并毁容,警察只是让牛仔为妓院赔偿了几匹马,妓女们筹钱请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杀手前来匡扶秩序。正义的实现必须绕过政府,报复正义取代了法律正义。

《旺扎的雨靴》:藏地儿童片的诚意之作

■文/徐立虹

可,相继获得了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最佳导演奖和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受注目编剧奖。

创作观念的简单纯粹

罗伯特·布莱松认为:“一门艺术只有在保持它的纯洁性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力量。”拉华加在接受采访时曾提到民俗、现代和传统的冲突、父子关系、人和自然关系等均不是影片最重要的主题,主要还是想表现小孩很单纯很干净梦想。在FIRST青年影展的影片介绍网页上的导演阐述中也写道:“梦想可以如此简单,等待一场雨的来临。”

因此不同于以往儿童片过于沉重的主题负累,如对儿童的说教态度及概念、成人化的人物形象刻画或梦工厂动画片的反叛主义色彩,《旺扎的雨靴》在创作观念上着力于恢复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真正尊重和切实关注,对成人化叙事观念的摒弃也使得影片的主题简单纯粹、叙事轻快幽默。

与关心麦田流水、收割等现实利益关系的成人世界相比,旺扎只关心自己

能否在雨天穿上雨靴,拉华加将影片的全部叙事矛盾聚焦于此,并用小男孩旺扎的视点结构了整个故事。这种对儿童心灵的真实观照是儿童片最为珍贵之处,可以说童心逻辑主导了《旺扎的雨靴》的叙事走向。

导演手法的巧思细腻

不同于经典儿童片如《小淘气尼古拉》《跳出我天地》《纳尼亚传奇》《白气球》《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鞋子》等的单一戏剧情境和人物动机,为了准确刻画旺扎的内心真实需求,导演在使用儿童视点叙事的基础上还对原作进行了戏剧情境的拓展和丰富,并通过前后两个戏剧情境反差对比所产生的喜剧效果辅助刻画人物心理,增强了影片的真童趣。

在才朗东主的小说中,主要篇幅集中在旺扎已经拥有了一双雨靴并期盼下雨的场景,前史故事仅提到“旺扎一直没有雨靴,想拥有一双雨靴是他曾经梦想”。而在影片中,这句话被拓展为了整部影片的前半部分,旺扎的心理动机也从“没有雨靴、不希望下雨”到

水墨动画《秋实》入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本报近日,国产水墨动画影片《秋实》入围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

《秋实》由孙立军导演,北京电影学院、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北京盛世顺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历时两年创作而成,讲述了一只螳螂为秋后的蛰伏储藏足够的食物,在天敌的威胁、同伴的捉弄下,它颗粒无收。然而在绝境下,它阴差阳错地收获美

味的食物。短短5分钟的影片没有对白,通过虫与虫之间的较量,角色的情绪表达、动作设计与节奏把控都充满新意,刻画园中小虫的“生存法则”,令观众体会出“适者生存”、“乐极生悲”、“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感悟。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秋实》在继承中国传统水墨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在技术创新、动画表

演、视听语言、审美表达上均进行了创新。《秋实》汲取齐白石大师画作神韵的同时,将齐白石“兼工带写”的绘画技法融入三维动画之中,将中国画的工笔与写意结合,将水墨画的技法与现代科技相融合,以艺术形式上的高度创新,展现了中国动画独特的审美情趣,使水墨动画跳出了原有的藩篱,开始更加自由地以艺术主体姿态活了起来,真正变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气质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作品出产于1992年,电影故事则是发生在一百年前,作为演员与导演的伊斯特伍德的影视作品有一个从历史到当下的演化过程,但是到了今天拍摄的《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这种对于体制性力量的不信任,以及对于个体存在的深刻同情和无条件支持的态度,仍然十分坚决。

本片的饱满之处在很多地方,有一些细节处理很用心:当FBI将朱维尔母亲的保鲜盒送回来的时候,母亲企图拿手去拒掉用油性笔写上去的警方编码,但这很难。一个平民的失望和心碎就在这样的细节里。凯茜·贝茨扮演的母亲和保罗·沃特·豪泽扮演的朱维尔一度精神接近于崩溃,观众对于他们的敏感、脆弱的认同在于对体制性力量的巨大和作恶潜能的担忧。历经挣扎,唯有当内在自我慢慢成长起来、升腾起来,一切才如妖氛自驱去。

但这是有地域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当朱维尔终于对FBI的无理纠缠绝望的时候,他可以轻松自在地走出FBI的办公室,这种戏剧解决的模式换一个地方就可能完全无法成立。虽然这部影片成功的地方在于对外部体制性作恶于个人压力的精彩描写,但那个来自美国中下层的Chubby男孩仍然是幸运儿,他所生活的地方的体制运作特点,让他在觉醒后的行为动作带给观众的快感得以成立。

另外我最近又浏览了一下《百万美元宝贝》(2004),觉得拍得真不错。我这次更深入地理解了伊斯特伍德扮演的拳击教练的心情。以前看这种电影,是从逻辑上去理解,现在则从情感上去认同,这种理解力的成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次看《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当然和《百万美元宝贝》很不同,但是这部影片也很好,看到伊斯特伍德宝刀不老雄风尚存,这令人欣慰,因为伊斯特伍德开拓了电影人的无限可能性。

“拥有雨靴、盼望下雨”的动态变化过程。为了用影像语言将旺扎的内心情感变化视觉化,拉华加采用了戏剧场面的重复对比、对道具(铁皮青蛙、电视节目、塑料袋)的妙用、镜头焦点的虚实变化等导演技法来实现影片的叙事目的。

如全家一起收看天气预报是贯穿影片始终的重要戏剧场面,爸爸由于只关心麦子的收成从期盼下雨(浇水)到祈祷天晴(收割)的心态变化与旺扎恰巧形成了有趣的矛盾冲突。在影片的明场这一戏剧冲突从未正面呈现,而在影片的暗场部分导演却精心为其设计了各种戏剧动作和镜头运动,用温和幽默的态度准确捕捉到了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微妙变化。

在埃克苏佩里笔下的小王子看来,与大胖子红脸先生的账目相比,花儿长刺、羊与花之间的斗争才是“正经事”。在“小王子”们的星球上,那些被成人世界所忽略和遗忘的珍贵情感和美好瞬间才是真正重要的。对于旺扎而言,穿上雨靴才是最重要的“正经事”,为此他不惜用心爱的铁皮青蛙换取了阿卡雪达尔用来防雨的木刺,等待这一场充满绿色愿望的暴雨。

的、奇幻的、刚柔并济的艺术表现方式。数字水墨跳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思维模式,打破了艺术家对于传统水墨画美学追求的固守。

凭借中国独有的传统水墨画技法与动画的趣味表达及8K高精尖技术的完美融合,《秋实》用全新视听语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诠释,成为“中国动画新学派”的代表。

(林琳)